

編 輯 凡 例

- 一、傳記資料散見各類書刊、報章中，查考匪易，匯集尤難，編者擬訂計劃，陸續選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術有極大影響力人士之傳記資料，分輯提供。自現代遠溯先秦。收輯資料，除各類期刊雜誌、報章所刊外，並擴及私家日記、碑銘、墓誌、行狀、行述、年譜、紀念文、回憶錄、合集及專著。
- 二、本輯共採錄期刊九十餘種（詳見收編期刊一覽表），自由中國、香港等地出版之各種中文報紙二十七種（詳見收編報紙一覽表），及部份抗戰時期所印行報紙。
- 三、期刊收錄至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底止，報紙至民國六十五年止。
- 四、本輯之編排，以被傳人的生平、事蹟、貢獻、逝世爲序，同類者則以資料首字筆劃筆順爲先。
- 五、如遇同一標題，不同作者時，以作者姓名筆劃多寡爲序。
- 六、本輯在收編時，遇有同篇文章，同一作者，在不同雜誌發表時，以版面清晰之雜誌收錄之，不再重覆複印。
- 七、以外文撰寫者，分類後，刊於中文之後，依英或日文字母順序排列。
- 八、撰寫者爲外國人時，分類後，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於該類中文作者之後。
- 九、因裝訂阻碍，複印遭遇困難，部份迫以手寫補替，尚祈諒鑒。
- 十、本輯內容參考餘光編「中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余秉權編「中國史學論文引得」，中央圖書館編「中國近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革命人物誌」，「人文月刊雜誌要目索引」，「政大編」中文報紙論文分類索引「，「臺大編」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大陸雜誌社編「中國近代學人象傳初輯」等索引專書外，並收錄合傳中資料。惟此類資料浩瀚無垠，本社雖盡全力，仍恐不免遺珠，除了續予增補外，並擬收錄各類專著中之資料，俾方便研究者參考。尚祈海外學者，隨時提供線索。
- 十一、圖書館典藏報刊有時不免缺失，如實無法徵集，亦必以同類資料補替，事非得已，亦祈諒鑒。

編號	篇	名 著 譯 者	資 料	來 源	頁 數
1	丁文江	譚 慧 生	民國偉人傳記	高雄百成書店	1
2	丁文江先生傳略(1887-1936)		中國近代學人 象 傳 初 輯	大陸雜誌社	17
3	丁文江		上海研究資料集	台北天一出版社	19
4	現代徐露客——丁文江	徐 慎 絨	傳 記 精 華	台北中外圖書 出版社	24
5	丁文江遊歷山川	海外文摘	海 外 文 摘	N.230	79
6	丁文江留英紀實	胡 適	自 由 中 國	V.15 N. 5	83
7	留學時代的丁在君	李 毅 士	獨 立 評 論	N.208	85
8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	湯 中	獨 立 評 論	N.211	93
9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 孟 眞	獨 立 評 論	N.188	97
10	丁在君這個人	胡 適	獨 立 評 論	N.188	104
11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 文 灝	獨 立 評 論	N.188	110
12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 利 普	獨 立 評 論	N.188	115
13	丁在君先生地質學上的工作	黃 汲 青	獨 立 評 論	N.188	118
14	悼丁在君先生	楊 鍾 健	獨 立 評 論	N.188	121
15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之貢獻	吳 定 良	獨 立 評 論	N.188	123
16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周 詒 春	獨 立 評 論	N.188	125
17	丁在君在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 元 培	獨 立 評 論	N.188	126
18	追憶在君	陶 孟 和	獨 立 評 論	N.188	128
19	懷丁在君	李 濟	獨 立 評 論	N.188	130
20	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 段回憶——紀念丁在君逝世廿週 年作	李 濟	自 由 中 國	V.15 N. 5	136
21	丁在君先生	汪 敬 熙	獨 立 評 論	N.188	149
22	悼丁在君先生	凌 鴻 勛	獨 立 評 論	N.188	151
23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 經 農	獨 立 評 論	N.188	155
24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 文 濤	獨 立 評 論	N.188	163
25	我的二哥文江	丁 文 治	獨 立 評 論	N.188	169
26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 振 西	獨 立 評 論	N.188	173
27	丁文江先生著作年目錄	張 其 昀	獨 立 評 論	N.188	179
28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	傅 孟 眞	獨 立 評 論	N.189	189
29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楊 濟 時	獨 立 評 論	N.189	199

編號	篇	名	著譯者	頁	料	來	源
30	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	鍾伯謙	獨立評論			N.189	
31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劉基磐	獨立評論			N.193	
32	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胡振興	獨立評論			N.193	
33	關於丁文江先生的震文巖刻甲篇	董作賓	丁文江這個人			傳記文學社	
34	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羅家倫	丁文江這個人			傳記文學社	
35	紀念丁在君先生	陳伯莊	丁文江這個人			傳記文學社	
36	憶丁文江先生並記其對於鐵路的意見	凌鴻勛	丁文江這個人			傳記文學社	
37	丁文江的光輝	蔣君章	新時代	V.13	N. 7		
38	赤脚大仙丁文江	覺初	春秋	V.18	N. 1		
39	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	朱家驊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	66.5	中研究		
40	胡適著：「丁文江的傳記」	左舜生	中央日報	56.6.10			
41	地質學的啓蒙人——丁文江		科學月刊	V. 8	N. 5		
42	中國地質界先驅——丁文江	蔡學忠	近代中國		N. 2		
43	丁文江、黃郛與大上海	朱沛蓮	中外雜誌	V.23	N. 4		
44	胡適與丁文江	朱文伯	民主潮	V.12	N.11-12		
45	千古文章未盡才——談梁任公與丁在君之死	陳三	暢流	V.21	N. 3		
46	丁文江二三事	蔣君章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	60.4	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		
47	丁在君先生之遺囑	竹垞生	獨立評論		N.221		
48	丁文江先生最後遺墨之一	凌鴻勛	傳記文學	V.11	N. 5		
49	傳著「丁文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	張朋園	師大歷史學報		N. 1		
50	評介「丁文江的傳記」	李敖	文星	V.11	N. 3		

一九、丁文江

被胡適推崇爲「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徐霞客」，傅斯年譽之爲「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的丁文江，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黃橋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他的家庭是泰興的名門望族，素以周卹戚黨，樂善好施而聞名。他的父親丁吉菴，一年到頭都在爲地方公益，排難解紛而忙碌緊張。小孩子的教養全交由丁文江的母親單太夫人負責。丁文江共有七兄弟，他是七兄弟的老二。當他十一歲還在讀私塾時，北京城裏掀起了百日維新和戊戌政變的大浪潮，他受了百日維新的影響，與幾位同學相約，從今以後不再學八股制藝，不再臨帖習字，而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實事求是，不尚虛浮，奮發努力，用實學來報國。

十四歲那年，丁文江想去上海讀南洋公學。按照南洋公學規定，學生入學必須由原籍的知府知縣先行甄試，然後備文保送。當時泰興知縣是湖南長沙人龍研仙。龍研仙有心難一難丁文江，給他出了個題目「通西南夷論」，不料這正好是丁文江平素研究興趣所在，洋洋數千言，一揮而就，使得龍研仙看了大爲激賞，勉勵他道：「你有這麼好的資質和根柢，何必上什麼南洋公學？現在朝廷正在倡行遣送學童出洋留學，你何妨多等一等，我設法保送你去日本就讀。」果然，第二年，丁文江才十五歲，就由龍研仙託由胡子靖帶領，飄洋過海到了日本。龍研仙的知遇之恩，

使得丁文江終身難忘。以後他路經長沙，必去拜候龍研仙；龍研仙死後也去拜掃龍氏墳墓。

他去日本，先去補習日文、英文。可是第二年就改變了主意。約了兩位同鄉同學，轉赴英國，決心到英國去學海軍。這三年青年人當時手上根本沒有多少錢，甚至連英國的地理位置都沒有摸清楚，就冒冒失失地動了身。他們原來的計劃，是到倫敦下船後，就去愛丁堡，找同鄉前輩吳稚暉幫忙找學校。三個人上船一路上歡天喜地的毫無憂慮。直到有一天，丁文江偶然聽說，愛丁堡離倫敦還遠得很。再一問，合計一下，三個人剩下來的錢，連買去愛丁堡的車票都不夠，這才慌了手脚。那時同船坐頭等艙的有一位福建人方先生，時常跟他們三人聊天，船抵新加坡時，方先生約他們一同下船去拜訪他的朋友林文慶。林文慶偶然提起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正在檳榔嶼。丁文江靈機一動，當船抵檳榔嶼時，就去拜訪康有為。康有為接見了他們，聽了他們的志向，知道他們的窘況，當場送給他們十個金鎊；再托他們帶一封信，給他在倫敦的女婿羅昌。後來羅昌又送給他們二十金鎊。有了這三十金鎊，他們三人才沒有流落在倫敦。

到了倫敦，因為旅費有限，不敢耽擱，當夜就從倫敦乘火車到蘇格蘭的愛丁堡。誰知見了吳稚暉，一談之下，大失所望。第一英國政府和滿清政府有約定，非經滿清政府保送，中國留學生不許學海軍。其次，吳稚暉一輩子鼓勵國內青年子弟出國留學，但他本人生活之刻苦，却不是丁文江過得慣的，於是丁文江和另一位李祖鴻跟吳稚暉分道揚鑣，留在愛丁堡繼續學英文，靠家中接濟過活；而吳稚暉則帶了另一位叫莊文亞的，去利物浦苦苦渡日。

在英國七年，到了民國前一年，丁文江終於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以動物學和地質學的雙料學位畢業。這時清廷駐英公使汪大燮已答應他，願給予他全部公費。可是丁文江因為將要回國，却將這全公費讓給了尚未完成學業的李祖鴻，自己啓程回國。李祖鴻在感激之餘，將補領到的一至五月官費一百餘鎊，全部送給了丁文江，丁文江有了這筆錢，方便有了成爲「新時代徐霞客」的機會。

因爲丁文江最欽佩明代的徐霞客，也最愛讀徐霞客遊記。現在他在英國得了雙料學位返國，身畔又有一百多個英鎊，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帶一本「徐霞客遊記」在身邊，然後由英國赴西貢，轉赴老開，深入我國的雲南、貴州、西康、四川等省，作地理地質的調查旅行。換一句話說，丁文江他要親歷當年徐霞客到過的地方，以他的地質學上的知識，去繼徐霞客而獲得更大的發現。

丁文江是在民國前一年五月初十日抵達滇越邊境的雲南老開，然後再到昆明，會晤他的朋友葉浩吾。葉浩吾當時是雲南高等學堂監督，當他見了葉浩吾後，說明經由滇黔而湘的地質調查旅行的來意。葉浩吾建議他改變裝束，並代他僱傭人夫，從迤東大道，經由霑益、平彝等縣而入貴州，復經郎岱、安順等地而至貴陽，再經龍里、貴定、清平、施東、黃平、而至鎮遠，循撫水乘船而下，經由沅江水道而直達常德，然後轉赴長沙，去拜謁當初賞識他的恩師龍研仙。以後再由長沙而漢口，由漢口而上海，自上海而返回泰興家鄉。等他返回家鄉，已是辛亥年六七月間的事了。這一次的旅行，丁文江對滇黔兩省的地形地物與地圖，貢獻不小。在他的「漫遊散記」裏有幾

段記載：

「每天所看見的，不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沒有水，沒有土，沒有樹，沒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峽谷，兩岸一上一下，都是幾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峽谷的支谷裏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幾處村落。」（此係記雲南昆明迤東大道兩邊的情形。）

「通省（貴州）沒有車輪的影子。」

「（從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針步測草圖，並用氣壓表測量高度。」

他發現武昌亞新輿地學社，上海商務印書館所編印的地圖，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都是根據康熙年間天主教徒所測的地圖做藍本，「一條貫通雲貴兩省的驛道，在地圖上錯誤了二百多年，無人發現」，而給丁文江糾正了。

因為他此行裝上假辮，留了小鬍子，穿長袍馬褂，戴了瓜皮小帽，一路上很少有人注意。當他經過貴州的黃菓樹，正好碰上趕場（市集）的日子，遇見了不少的青苗，花苗，仲家子。這是他第一次與西南土著人民的接觸，因而引起他對人種學研究的興趣。

到長沙後，即趨謁恩師龍研仙。他自己對人說：「若不遇見龍先生，一生的歷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夠那樣早出洋留學。」等他回到江蘇泰興家裏，已經是辛亥年七月下旬。回家後不久，又趕赴北京參加學部的遊學畢業考試。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賞給格致科進士」。

民國元年，他在上海南洋中學教過一年書。他在這一年中以生物演進觀點編了一本動物學教科書。民國二年又去北京，出任工商部礦業司地質科長。這時礦業司長是張軼歐，是一個很有遠

見的人。張軼歐本計劃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可是人才經費都無著落。丁文江這時乃利用北京大學停辦「地質門」的機會借用了北大的圖書標本，並請北大原聘之德國教授梭爾格協助，由工商部籌開一地質研究班。丁文江在這個研究班裏開了一門古生物學的課，這是國人自任古生物教授的開始。這個研究班，後來演變而為地質研究所。

民國二年十一月，丁文江與梭爾格前往山西作地質調查。這是因為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男爵在太平軍亂後來中國，發表了三大冊報告，力言山西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其產量可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之用。丁文江之所以選定山西作他回國的第一次地質調查對象，原是抱了極大希望而來，誰知經實地調查結果，發現「山西鐵礦有名無實」，沒有多大的價值。但丁文江此行另有兩項新的發現：一是指出「太行山」這一名詞應有新的地理學定義；自河南濟源泌陽到河北阜平，山脈是南北行的，是真正的「太行山」。自阜平起，山脈轉向東北，繞北平北面，再向東連到山海關。這一段地質構造極其複雜，與太行山本身不同，應名為「燕山」。另一是指出中國傳統地理學將山脈當做大水的分水嶺，是與事實不符的。例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是從山西穿過太行山流入河北省的。

民國三年，丁文江奉命前往雲南調查滇東鑛產。他是在民國三年二月三日自上海啓行的，經香港安南，而在二月十三日到達昆明。之後，他便開始其一人單獨在雲南四川步行調查鑛藏的工作，前後為時約一年。除研究東川會理的銅鑛，箇舊的錫鑛，宣威一帶的煤礦外，並曾作有路線地質圖，表示地層及地質構造，並特別研究「寒武紀」、「志留紀」、「泥盆紀」及「二疊紀」

的地層，採集了不少的化石。

這一年五月十日，他自石臘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經過楊家村，終於在一座海拔兩千七百六十公尺的大嶺上，朝北方一望，居然望到了多年夢想一見的金沙江。他所看見的這一段金沙江，已經高出海拔一千一百公尺，距他置身所在的大嶺低了一千六百多公尺。這時他立足點和江面的距離約有二十多公里。就是這二十多公里，他走了十天，而在五月二十日下午方始抵達西康和雲南交界處的金江驛。當時當地溫度是攝氏三十七度半，比人的體溫還要高。因為天氣實在太熱，太陽還沒有下山，丁文江就跑到金沙江邊，脫了衣服，浸在水裏。脫了衣服下水，在當地還是希罕事情，不一會兒就傳遍了全村，閭村男女老少都跑到江邊去看。丁文江還滿不在乎，可是當天晚上就聽見居停主人在議論紛紛。有的說：「江水裏郎格可以洗澡，他也不怕招了涼？」又有人說：「這位委員好自在！當了那麼些人，脫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話！」頭一句，是因為江水太冷，當地人平常不敢下水洗澡；第二句，却是由於當地風氣閉塞，看不慣人當眾脫衣服。他想：這是三百年前徐霞客不敢做的事情。

過了金沙江，丁文江曾經到過雲南北部最高峯，也是金沙江東岸大雪山之最高峯的古牛寨。古牛寨海拔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等於一萬三千五百九十五英尺，這是丁文江在中國所登的最高峯。從古牛寨俯瞰金沙江東岸重要支流之一的小江，兩地相距不到十公里，但是古牛寨却要比小江高出三千公尺。從而丁文江又有一重要發現：古牛寨和小江間是中國最深的峽谷，比美國聞名的科羅拉多大峽谷，還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丁文江是在民國三年二月進入雲南的，到民國四年春天才返回北平。他在雲南、西康兩省萬山千壑中期年，居然連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都不知道。祇是在民國三年九月宣威至碧益道上，路上遇見一群羈衣百結的難民，內中有人認識他，攀談之下，方知他們都是箇舊錫鑛的砂丁（礦工），當時有人對他說：「外國人打起來了，大錫賣不掉，好多廠家都歇了工啦！」他摸頭不知腦，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直到到了昆明，看見報紙，方知世界大戰爆發了。

民國四年春天，丁文江自雲南北返後，即奉命積極進行籌備成立地質調查所。民國五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奉派為第一任所長。這時在民國三年進入地質研究所肄業的學生，都已畢業，被派在地質調查所擔任各地調查工作。成績優異的，逐年選送出國留學。如謝家榮、葉良輔、王竹泉等以後均成為中國地質學界的領導人才。

民國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為認識戰後世界，獲得北洋大總統徐世昌的支持，特邀約了門生故舊蔣百里、張君勱、劉子楷等人同行，並聘請了上海金融鉅子徐新六為財政經濟顧問，擬取道太平洋、印度洋，前往歐洲訪問。臨行之前，梁啟超想到此行隨行人員中，財政、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各方面的人才都有，獨獨缺少一位科學專家。梁啟超想到如缺少這位科學專家，將來對現代歐洲如何能有澈底的認識？因為徐新六和丁文江曾是留英同學，相交素稱莫逆，便鄭重向梁啟超推介；而丁文江因為自小就仰慕梁啟超，也就很高興的答應了與梁啟超同行。

丁文江與梁啟超同行，除以科學專家的身份，擔任梁啟超的顧問外，既與徐新六打前站于先

，又教授梁啓超唸英文，並爲他擔任翻譯於後，梁啓超在寫給他弟弟梁啓勳的信中，就承認丁文江是他的英文老師，並以「本師」相稱。信中說：

「此行若通歐語，所獲奚啻不倍？前此蹉跎，雖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補牢計耳。故每日所有空隙，盡舉以學英文，雖甚燥苦，然本師獎其進步神速，故興益不衰。」

當時，梁啓超曾問丁文江：「予何人也？」丁文江直率的回答道：「任公先生個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難做一個好政治家。因爲在政治上，必須時時具有一個冷靜的頭腦，方始不致誤事。」梁啓超又問他：「你認爲我做什麼工作比較相宜呢？」丁文江道：「我發現先生的分析能力極強，如果能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我以爲先生應該放棄政治活動，從事學術研究。」梁啓超認爲丁文江的看法很對，從此便在史學方面下功夫，返國後，便不再談政治了。

民國十年，丁文江因家庭負擔太重，辭去了地質研究所的職務，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這一煤礦在熱河朝陽縣北境，原由京奉鐵路局經營，因爲成績不佳，交通部請丁文江前往實地調查，丁文江調查結果認爲極有希望。這時他既被邀擔任煤礦公司總經理，經過他積極經營，使日產量提高到每日產煤二千噸。由於礦區是在奉軍的勢力下，他經常往來於北京、天津、瀋陽、朝陽間，與該地官紳治商，以便利工作。後來他認爲「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質。如果我找到金礦、銀礦，而不懂得人事問題，那金銀仍將被偷盜而去，會弄得更糟。」因爲注重人事，故公餘他曾從事過去五百年間中國宰相的籍貫考據。他甚至寫成一本書，根據統計，五百年

來中國宰相，以南方人居多，而南方人中又以蘇北人居多數。不過這書始終未見出版。

丁文江雖是學科學的，但是對當時中國政治上種種怪現象極不滿意。他曾經主張：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人應該組織一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因此，民國十年冬天，他向胡適等四五人建議：創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型週報。經過半年多的籌備，民國十一年五月七日，「努力」週報第一期出版了。第二期「努力週報」就刊出了由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幹三人領銜，包涵了北大、東南大學教授共十六人署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好政府」的目標。所謂「好政府」至少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官吏；在積極方面，第一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份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同時更指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出來和惡勢力作戰；「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後，引起了不少的討論，尤其是所謂「好人」的界說。於是在第六、七期週報上，丁文江特別撰文說明「好人」應該怎樣嚴格訓練自己做政治生活的準備。丁文江提出四項準備：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要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在職業上的能力。三是要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四是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因此，「努力社」的社員標準：一要有操守；二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丁文江最痛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因此在文中，特別強調：「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

切」。

民國十二年，丁文江曾作「少數人的責任」公開演講。他開宗明義指出：「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他大聲疾呼的說：「只要有少數裏面的少數，優秀裏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可是就在這年十月，國會賄選曹錕爲總統，努力週刊即自動停刊了。丁文江和胡適等組織努力週報，來做批評監督政治的一番熱心可說是完全失敗了。

丁文江因爲幹了一段時間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更使他深深感覺到，在我國做事，要有權；要有權，便要做官。因此當他在民國十五年二月到上海，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循靈敦中國訪問團」的會議時，素不相識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堅邀他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全權總辦」。當時孫傳芳自兼「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督辦。所以這個「全權總辦」的職位，相當於上海市長地位。丁文江經過與朋友們一再商量後，接受了這個職務，「全是爲了做事，而不是爲了做官而來的」。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說：「在君做淞滬商埠總辦，只有八個月的時間，五月就職，十二月三十一日辭職，他在那短時間內，做了不少的事。……第一是他建立了一大上海」的規模。那個「大上海」，從吳淞到龍華，從浦東到滬西，在他的總辦任內才第一次有統一的市行政，統一的財政，現代化的公共衛生。他是後來的「上海特別市」的創立者。第二是

一九、丁文江

他從外國人手裏爲國家爭回許多重大的權利。」

可是在丁文江幹淞滬商埠總辦之後一個月，國民革命軍就開始北伐了。董顯光寫的「我和在君」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當年 蔣總司令所統率的國民軍與吳佩孚軍在丁泗橋的大戰，實在是決定控制揚子江流域的重要戰爭。吳佩孚見兩軍相持不下時，便要求孫傳芳派幾師生力軍參加助戰。這時情勢緊急，孫的態度足以影響大局。於是 蔣總司令便叫蔣百里透過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誼關係說動孫傳芳，結果（孫）未曾派兵助戰，終使國民軍在丁泗橋一役獲得大勝。……」當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兵過杭州、上海告急時，丁文江恰巧因車禍住院，便在這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藉機辭了職。

淞滬商務總辦，是當年天下第一肥缺，可是丁文江一任總辦下台，他坦白地告訴朋友說：「我在上海只節省下薪水三千元，可是已被我大家庭中的人要去了。」因之，下台之後，丁文江不但職業無着，生活也很艱窘；又因爲國民革命軍日益逼近上海，他是在孫傳芳手下做過事的人，雖然亟於想逃往大連，却連夫婦二人的旅費都無法籌措。最後還是一位楊樹誠君雪中送炭，報答他當年在地質調查所救助之恩，送給他五千塊大洋。丁文江這才能去大連，閉戶讀書，不問外務，渡過他一生中最危險、苦難、黯淡的歲月。

國民革命軍第二期北伐告成，全國統一，丁文江雖做過一段時期的淞滬商埠總辦，但因不在逃亡軍閥政客的通緝之列。所以他在大連蟄居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了北平。民國十七年他經北大當局和學生的一再請求，去北大擔任地質學教授。丁文江教書，認真負責，煞費苦心，本來地質

學這門功課，是最枯燥無味的，但因為他學識淵博，見聞廣洽，口才又好，順手拈來的掌故小說，戲劇歌謠，加以科學解釋，竟使得他的學生們笑口常開，精神百倍。例如有一次他問學生們道：

「你們都聽過『鳳陽花鼓』，可是你們有誰知道裏面最重要的兩句歌詞：『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究竟是什麼意思？」

學生們那裏答得出來，於是丁文江自己又提出答案道：

「安徽省的鳳陽，原本是最富庶的地方，但是明太祖洪武初年，黃河改了道。在那將改未改的時候，黃河水經常泛濫成災，所以『花鼓歌』要唱『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接下來，他又跟着講黃河改道的原因，和河水泛濫的原理，使得學生們獲得很深刻的印象。

民國十七八年間，丁文江曾兩度組隊，深入黔桂考察地質。十七年的廣西之行，使他發現了馳名中外的馬平石灰岩，和南丹、河池的錫礦，遷江一帶的煤田。十八年，他擔任規模甚大的西南地質調查隊總指揮。他自己率領曾世英、王日倫等由貴州松坎、桐梓、再往西走以迄大定，計劃在大定與趙亞曾、黃汲清一組會合。不料趙亞曾在行至雲南昭通縣時，竟被土匪打死了。趙亞曾是丁文江最得意的學生，趙亞曾的死使得丁文江非常痛心，哭了好多次。以後他到處為趙亞曾徵募撫卹金，並負責趙亞曾遺孤的教育；甚至親自為這孩子補習功課。

民國十九年夏天，他完成了西南之行，返回北平。這年冬天，蔣夢麟出長北京大學，開始一改革北京大學的計劃，設立研究教授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研究教授的人選以「對於所治學術

有所貢獻，見於著述，爲標準。」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應有一千五百元以內之設備費」。「研究教授每週至少授課六小時，並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丁文江在蔣夢麟這一計劃下，膺聘爲地質學術研究教授。在北大任教三年，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六月，蔡元培挽留請他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才離開北大而南下。

在北大任教期間，因若干教授痛心國難，有意創辦刊物討論國事。丁文江因有辦「努力週報」的經驗，原不贊成；嗣因友好熱心，乃不再反對，參加籌備工作。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獨立評論」創刊，到二十四年十二月丁文江染病時止，獨立評論一共出版了一百八十期，丁文江一直是「最出力的投稿人」。在此一百八十期中，他一共撰寫了六十四篇文章，其中論文六十四篇，漫遊散記二十一篇，蘇俄旅行記十九篇。

那時正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我國的侵略，由蠶食轉變爲鯨吞，全國激起抗日的浪潮，日益奔騰澎湃而不能抑止。這中間多數是盲目的愛國主義者，但其中有極少數却是受了莫斯科國際共黨的指示，操縱了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妄圖迫我政府起而抗日，以圖分散政府軍剿匪的力量，藉使盤據贛南的共匪有喘息繼續求生的機會。丁文江因在大連住過一段日子，對日本瞭解較深，便經常撰文向青年人說一些許多人不肯說的老實話。如他在「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文中，就明白的指出：「我們沒有對日本宣戰的可能。」他說：「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

開槍大概不過幾千桿——歐戰的時候，作戰的部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桿。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於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沿江沿海的砲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砲台不到五分鐘就會毀於日本砲火之下。」他也不希望青年人去當義勇軍。他說：「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才。」

從二十三年七月到二十四年十二月，丁文江一共當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就任之初，他宣示他的辦事原則：第一、要求分工合作；第二、認為唯有科學的知識才是真知識，而真知識的取得，應該具備下列兩項條件：

一、由一群受過實際訓練的人做基礎工作。

二、以一個健全的組織，作為神經中樞，負責安排調度的責任。

此外，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原則，那便是——中國既然是一個窮國家，那麼，無論根據什麼理由，只要浪費金錢就是罪惡。

丁文江對中央研究院所作的最大貢獻，是他在二十三年九月七日一手建立的評議會。往後當過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曾說：「評議會的成立，是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計。有了評議會，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研究院的體制才正式完成，這是我們同仁所深深感謝的。」

一九、丁文江

二七七